

浙鄞董氏儿科治疳心法

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董廷瑶



董廷瑶老中医近影

疳积为中医儿科四大证(痧痘惊疳)之一,由于它严重地妨碍小儿的生长发育,故为历代儿科医家所重视。解放以来,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,儿童保健事业亦不断发展。但在抚育小儿上,喂养不当、脾胃失调的情况未能避免,故疳疾仍是儿科临床的一个常见病。

这里,将浙鄞董氏儿科的家传治疳方法及个人临证经验整理如次。

本虚标实论病机

疳疾之临床表现,为一系列虚弱干枯的证候。如初起常有身热潮热,面黄肌瘦,烦躁易怒,夜眠欠安,小溲混白,脘腹胀满;久之头皮光洁,毛发焦枯,腮缩羞明,揉鼻捋眉,腹大膨硬,或反凹陷,大便酸臭,干溏不一,嗜衣咬甲,口馋嗜食,甚至喜吃异物,如炭、米、泥土等啖如甘饴;并时兼见脸烂睛昏、睛生白

翳,或患牙疳,或生虫积。种种症状,无一不起于哺食乖度、损伤脾胃者。

盖小儿之体,生机旺盛,其所需之营养精微,尤为迫切;然其气阳原弱,脾胃不足,稍有不慎,辄易积滞。故疳疾的病因,首在失于调将,若恣进肥甘、生冷、炙煨厚味,势必停滞成积,积久成疳。亦有起于断乳之后,犹恋乳食,生养亏乏,脾气暗耗,同时饮食不调,滞结而成者。此外,或因感染虫卵,蕴酿成虫,于是食不运化,口馋嗜异,能食而瘦瘠,则疳成焉;或因吐泻之后,中气不复,及有妄施攻伐,津液枯竭,均使肠胃虚惫,食滞而积,渐致疳疾。

于此可知,前贤之辨别疳积证治,虽颇繁夥,但总不外伤及脾胃而变生诸疾,譬之花草,施肥不足,不能生发;施肥过多,反令枯萎。诚如先辈所云:“大抵疳之为病,皆因过飧饮食,于脾家一脏,有积不治,传之余脏,而成五疳之疾”(曾世荣《活幼心书》);故“虽有五脏之不同,实皆脾胃之病也”(万全《幼科发挥》)。吾承庭训,于疳积之病因分析及症候辨证,归结为本虚标实。此即:疳疾之脾胃损伤、气血亏弱及营阴虚耗为是病之本,而食积内滞、气机闭结及蕴生郁热为是病之标。这样

损而血溢脉外,瘀血内阻,不通则痛。蛭螭擅长活血和瘀,疗伤定痛,对此最为适合。

病案举例:金×,男,47岁,工人。

因工作中不慎由高处跌下,两侧肩臂及大腿外侧青紫肿痛,经检查未见骨折。舌苔薄腻,脉弦。跌仆损伤络脉,致使瘀血内滞,可予活血消瘀,疗伤止痛之品。

蛭螭30克,参三七30克,共研细末,装胶囊,

每服3粒,一日二次,温陈酒送下。

药服三日,疼痛渐定,青紫趋消。

鼠妇与蛭螭同为化瘀通经、镇痉定痛之品,但前者性微寒,兼有清热解毒、利水治癰之功;后者性微温,别具镇痉蠲痹、消肿医伤之效。同中有异,宜审证选用。孕妇、体弱者,均应慎用。

(待续)

的观察和认识,就能把握其病之实质,并从而指导临床诊治的权变,历经数十年实践,可谓屡验不爽。

消补合度承家法

明乎疴疾不离脾胃,及疴之以虚为本,则治疴之法,必需时时顾护胃气,即治积不骤攻,行滞不峻利,而益气避升燥,滋营养忌腻浊;当时视患儿的体质强弱、病情浅深,相机地使用消补二法。其初起或虽久而体气尚实者,予先消后补法;对病久体质已虚者,用先补后消法;还有三补七消,半补半消,或九补一消等法,均据具体情况而定。待其脾胃纳化逐渐恢复,则相应地侧重于滋养强壮。

家传治疴诸方,主治疴积羸瘦,面色萎黄,口饒嗜食,发结如穗,泻下酸馊,水谷不化,或腹部胀硬等症,分别以消为主,或消扶兼施及以补为主的三个基本方,摘录如下。

甲方:煨三棱、煨莪术、炙干蟾皮、炒青皮、陈皮、广木香、醋炒五谷虫、胡黄连、佛手、焦山查、炒莱菔子。此以疴积已成,腹部膨硬,而形体尚实者,宜本方以消为主治之。

乙方:米炒党参、土炒白术、茯苓、清炙甘草、陈皮、炒青皮、醋炒五谷虫、神曲、煨三棱、煨莪术。此为疴症已久,体质较虚,或服消疴药后其疴渐化,则宜本方以半补半消主治之。

丙方:米炒党参、土炒白术、茯苓、清炙甘草、陈皮、淮山药、炒扁豆、醋炒五谷虫、神曲。此在疴疾渐趋痊愈之时,宜以调补为主,参以少量消导之品以去余积。

随证加味法:如飧泄不化者,加炮姜、煨肉果、煨诃子等;疴热不清,应配胡黄连、青蒿之属;面皖自汗肢冷而阳虚者,可加附子、肉桂;舌光剥而口干唇红阴亏者,加生地、麦冬、石斛、乌梅等。兼咳嗽痰多,于消疴健运中加入半夏、百部诸肃肺化痰之药;兼有虫积者,可参使君子、苦楝根皮及芜荑、槟榔、贯众等品。白膜遮睛、两目羞明,当佐谷精珠、夜明砂、密蒙花、鸡肝散(使君子肉、雷丸各

10克,鲜鸡肝一具)等;如患牙疳,则以牙疳散(人中白、绿矾、五倍子、冰片)外敷。

吾家擅用五谷虫、三棱、莪术、蟾皮等,此类药物之气性缓急有异,适用于症情的轻重亦不相同。兹略加说明于后。

五谷虫,气味咸寒,专入脾胃,功能消化食行滞。长期临床运用体会,其性平和,而无剋伐之弊,故可常服。若在剂量与配伍上加以掌握,几可通治疴积虚实各证,实为一治疴之良药也。用法可以醋炒,增其消导之力,常用量为4.5~9克。

三棱、莪术,古时即有用治疴积之记载。两品均能行气消积、散结除胀。据前贤论述,三棱善破血中之气,莪术则行气中之血,为“坚者削之”之谓。故适用于腹部膨胀,按之硬满者;若兼见腹部青筋,尚须佐以活血之品,如当归、赤芍之类。历年经验,认为两品在攻积药中,尚属平稳之剂;与益气健脾药相伍,可保无损。诚如张锡纯之言,两药“性非猛烈,而建功甚速;若与参术芪诸药并用,大能开胃进食”(《衷中参西录》),询非虚语。用法可煨之使缓其性,而与脾胃之气相合,常用量为3~6克。

干蟾皮,古方中亦常用于疴积之实证。其性辛凉微毒,有消积除胀之功。然本品仅用于体壮证实,以消为主之时;只可暂用,中病即止。常用量为4.5~9克。

针刺四缝并食忌

家法治疴,在服用汤方的同时,必配合针刺四缝穴,并需适当忌食一月左右。长期临床的实践证明,确是行之有效的辅助疗法。

针刺四缝治疗疴积,早见于《针灸大成》。四缝为经外奇穴,位于两手除拇指外其余四指的掌面,由掌起第一与第二指节横纹中央即是。针刺方法用三棱针刺入穴位,约1.5~3毫米,刺出稠质粘液。间日或三四日刺一次,一般三至六次,至粘液渐少,到无液仅血为止。同时,积多年的观察,针刺四缝且有诊断意义。即疴重者全是粘液,疴轻者或经治后则

见粘液夹血，未成疳者或治愈以后刺时只有出血。故不仅可判断疳症之重轻，亦可了解其疗效和预后。前哲认为，此穴的部位与三焦、肾命和大小肠有内在联系(见杨继洲《针灸大成》、熊应雄《小儿推拿广意》)，因此具有调整三焦、扶元理肠之功。

再者，在治疗疳疾时，亦嘱注意饮食禁忌，大致有这样一些内容：各种麦类制品，如面条、馒头之类；各种豆类及豆制品，如豆腐、豆浆等；诸香炒零食，如花生、瓜子、芝麻之属，及巧克力糖等；各种冷饮。忌食的原因是：麦豆诸物，性壅碍气，疳疾患儿中宫乏力，素有积滞，则应暂停这类食品。炒货香食，火性内存，患儿每有嗜者，但诸物气燥而灼津，于疳之阴液亏少者甚不相宜。至甘腻厚味之窒填中焦，冷饮食品之损伤阳气，其弊易明。于治疗期中暂忌上述诸食，显然是有利于胃肠消化功能的恢复。

临证圆机良效

前面介绍之治疳三法，已传数世，反复琢磨，疗效较著，深得群众信仰。现特举例数则于下。

例一：疳积重症

董×，女，11个月。门诊号14417。

一诊：疳积腹胀，按之硬满，口馋嗜食，大便坚硬，面色萎黄，毛发焦枯，夜眠烦扰，易见汗多，舌红苔黄。针四缝穴液多。疳疾较重，治以消疳化积。处方：

干蟾皮、煨三棱、煨莪术、炒枳实各4.5克，香椽、白芍各6克，醋炒五谷虫、炒谷芽各9克，木香3克，胡黄连2克。七剂。并针四缝穴。

后又连服一周，其间针四缝穴尚有粘液。

二诊：疳积渐化，腹仍胀满，但按之已软，纳食如常，形神较振，大便通调，夜烦多汗时见，舌苔薄润。以扶脾消疳法主之。(针四缝穴液少夹血)。处方：

淮山药、焦白术、朱茯苓、玉屏风散(包)各9克，米炒党参、醋炒五谷虫各6克，青皮、煨三棱、煨莪术各4.5克，清炙甘草3克。七剂。

其后诸症渐平，色润发泽，续以调补而愈。

例二：疳久脾弱

潘××，男，5岁。门诊号17167。

一诊：疳疾已久，形体瘦小，面色㿔白，毛发稀枯，腹部胀满，按之稍硬，大便松散，时有腹痛，纳食较少，嗜甲嗜香。针四缝穴液多。脉弱，舌苔薄腻。脾虚疳积，先拟消疳和中。处方：

胡黄连2克，醋炒五谷虫、神曲、焦白术、淮山药、炒谷芽各9克，青皮、煨三棱、煨莪术、佛手各6克，煨木香3克。七剂。并针四缝。

二诊：针四缝穴液已大减，纳食见增，腹胀而软，大便已和，腹痛未作，舌苔薄润。疳积初化，脾气尚弱，兹拟健脾扶中。处方：

米炒党参、土炒白术、茯苓、神曲、炒谷芽、炒扁豆、淮山药、醋炒五谷虫各9克，清炙甘草3克，佛手6克。七剂。

此后其恙颇安，面润便实，腹胀已减，体质转佳，益气补脾善后。

例三：土不生金

沈××，女，6岁。门诊号53322。

一诊：咳已三月，自诉心慌、汗多，时易感冒，面萎形羸，胃纳不振，偏嗜零食，腹部膨满，按之尚软，大便干结，毛发干枯。舌苔薄腻，脉细弱。针四缝穴液甚多。症属疳久土不生金，肺脾两虚。治拟消疳扶脾为先，以安肺金。处方：

陈皮、木香各3克，醋炒五谷虫、百部、紫菀各6克，生白术、茯苓、姜半夏、生扁豆、淮山药各9克。七剂。并针四缝。

二诊：纳食见增，汗出显减，腹软便调，而咳嗽初和。针四缝穴液少。舌苔薄腻。续以扶脾调中。处方：

党参、醋炒五谷虫、白芍、百部各6克，焦白术、茯苓、苡仁、神曲各9克，青皮、佛手各4.5克，陈皮、清炙甘草各3克。七剂。

此后咳愈汗少，诸症俱安，继续调理，前后两月左右，面色转润，形体渐丰矣。

(宋知行 倪菊秀整理)